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任楫文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

孔巢父從子戡 戢 戣　許孟容　吕元膺

劉栖楚　張宿　熊望　栢耆

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父如珪海州司户叅軍以巢父

贈工部郎中巢父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

叔明陶沔隱於徂來山時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起兵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知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廣德中李季卿為江淮宣撫使薦巢父授左衛兵曹參軍大歷初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奏為賓幕累授監察御史轉殿中檢校庫部員外郎出授歸州刺史建中初涇原節度留後孟皥表巢父試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尋拜汾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出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為荊襄副元帥以巢父

為元帥府行軍司馬兼御史大夫尋屬涇師之難從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河中陝華等州招討使累獻破賊之謀德宗甚賞之尋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巢父博辯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衆欣悚喜抃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及就宴悅酒酣自矜其騎射之藝拳勇之畧因曰若蒙見用無堅不摧巢父謂之曰若如公言而不早歸國者但為一好賊耳悅曰為賊既曰好賊為臣當作功臣巢父曰國方有虞待子而

息悅起謝焉悅背叛日久其下猒亂且喜巢父之至數日田承嗣之子緒以失職怨望因人心之揺動遂構謀殺悅而與大將邢曹俊等禀命於巢父巢父因其衆意令田緒權知軍務以紓其難興元元年李懷光擁兵河中七月復以巢父兼御史大夫充宣慰使既傳詔旨懷光以巢父嘗使魏博田悅死於帳下恐禍及又朔方蕃渾之衆數千皆在行列頗驕悖不肅聞罷懷光兵權時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衆咸忿恚咄嗟曰太尉盡

無官矣方宣詔譙誤懷光亦不禁止巢父守盈並遇害
上聞之震悼贈尚書左僕射仍詔收河中日備禮葬祭
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子正員官從子戡戣戩戡
巢父兄岑父之子方嚴有家法重然諾尚忠義盧從史
鎮澤潞辟爲書記從史寖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連結
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每秉筆至不軌之言極諫以
爲不可從史怒戡戡歲餘謝病歸洛陽李吉甫鎮揚州名
爲賓佐從史知之上疏論列請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

衛尉丞分司洛陽初貞元中藩帥誣奏從事者皆不驗
理便行降黜及戡詔下給事中吕元膺執之上令中使
慰喻元膺制書方下戡不調而卒贈駕部員外郎戣字
君嚴登進士第鄭滑節度使盧羣辟為從事羣卒命戣
權掌留務監軍使以氣凌之戣無所屈降入為侍御史
累轉尚書郎元和初改諫議大夫偘然忠讜有諫臣體
上疏論時政四條帝意嘉納六年十月内官劉希光受
将軍孫璹賂二十萬貫以求方鎮事敗賜希光死時吐

突承璀以出軍無功諫官論列坐希光事出為淮南監軍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待承璀意未衰欲投匭上疏論承璀有功希光無事久委心腹不宜遽棄𢦤為匭使得涉副章不受面詰責之涉乃進疏於光順門𢦤極論其與中官交結言甚激切詔貶涉為陜州司倉倖臣聞之側目人為危之𢦤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俄兼太子侍讀遷吏部侍郎轉左丞九年信州刺史李位為州將韋岳讒譖於本使監軍高重謙言位結聚術士

以圖不軌追位至京師鞫於禁中戣奏曰刺史得罪合歸法司按問不合劾於内仗乃出付御史臺戣與三司訊鞫得其狀位好黄老道時修齋籙與山人王恭合鍊藥物别無逆狀以岳誣告決殺貶位建州司馬時非戣論諫罪在不測人士稱之愈為中官所惡尋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入為大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年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請帥宰相奏擬皆不稱旨因入對上謂裴度曰嘗有上疏論南海進蚶菜者詞甚忠

正此人何在卿第求之度退訪之或曰祭酒孔戣嘗論此事度徵疏進之即日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戣剛正清儉在南海請刺史俸料之外絶其取索先是帥南海者京師權要多託買南人為奴婢戣不受託至郡禁絶賣女口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時桂管經畧使楊旻桂仲武裴行立等騷動生蠻以求功伐遂至嶺表累歲用兵唯戣以清儉為理不務邀

功交廣大理敬宗即位名為吏部侍郎長慶中或告戣
在南海時家人受賂上不之責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轉
尚書左丞累請老詔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襃美仍令
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長慶四年正月卒時
年七十三子遵孺温裕皆登進士第大中巳後迭居顯
職温裕位京兆尹天平軍節度使遵孺子緯自有傳戢
字方舉戣母弟也以季父巢父死難德宗嘉其忠詔與
一子正員官因授戢修武尉以長兄戡未仕固乞迴授

舉明經登第判入高等授秘書省校書郎陽翟尉入拜監察御史轉殿中分司東都時昭義節度判官徐玫以狡慝助成從史之惡從史既得罪盂元陽為昭義節度復欲用玫為賓佐戢遂牒澤潞收玫以俟命然後列狀上聞竟流玫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初涇師之亂朱泚署彭偃為舍人至是偃子充符為鄜坊從事或薦其才執事者召至京師戢謂京兆尹裴武曰朱泚為偽詔指斥乘輿皆彭偃之詞也悖逆之子不能烏竄獸伏

乃違道以干譽子盡效季孫行父之逐莒僕以勉事君者武即日逐充符還京兆尹出為汝州刺史大理卿出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時兄戣為嶺南兄弟皆居節鎮朝野榮之入為右散騎常侍拜京兆尹時累月亢旱深軫聖情戢自禱雨於曲池是夕大雨文宗甚悅詔兼御史大夫太和三年正月卒贈工部尚書子温業登進士第大中後歷位通顯温業子晦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也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

撫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孟容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甲科後究王氏易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趙贊爲荆襄等道黜陟使表爲判官貞元初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辟爲從事四遷侍御史李納屯兵境上揚言入寇建封遣將吏數輩告諭不聽於是遣孟容單車詣納爲陳逆順禍福之計納即日發使追兵因請修好遂表孟容爲濠州刺史無幾德宗知其才徵爲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上命

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還本曹郎中德宗降誕日御麟德殿命孟容等登座與釋老之徒講論十四年轉兵部郎中未滿歲遷給事中十七年夏好畤縣風雹傷麥上命品官覆視不實詔罰京兆尹顧少連已下勑出孟容執奏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止奪俸停官其於弘宥已是殊澤但陛下使品官覆視後更擇憲官一人再令驗察覆視轉審隱欺益明事宜觀聽法歸綱紀臣受官中謝日伏請詔勑有須詳議者則乞停留晷刻得以奏陳

此勑既非急宣可以少駐詔雖不許公議是之十八年浙江東道觀察使裴肅卒以攝副使齊摠為衢州刺史時總為肅剏下進奉以希恩遽授大郡物議喧然詔出孟容執奏曰陛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有不獲已超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授羣情驚駭總是浙東判官今詔勑稱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來無此勑命便用此詔尤恐不可若總必有可錄陛下須要酬勞即明書課最超一兩資與改今舉朝之人不知

總之功能衢州浙東大郡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授之使遐邇不甘兇惡騰口如臣言不切乞陛下暫停此詔容使人聽察必賀聖朝無私令齊總詔謹隨狀封進尋有諫官論列乃留中不下德宗名孟容對於延英諭之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自給事中袁高論盧杞後未嘗有可否及聞孟容之奏四方皆感上之聽納嘉孟容之當官十九年夏旱孟容上䟽曰臣伏聞陛下數月已來齋居損膳為兆庶心疲又勑有司走於羣

望牲於百神而密雲不雨首種未入豈觴醪有闕祈祝非誠爲陰陽適然豈歉前定何聖意精至甘澤未荅也臣歷覩自古天人交感事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急者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遠者京師是萬國所會强幹弱枝自古通規其一年稅錢及地租出入一百萬貫臣伏冀陛下即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且使旱涸之際免更流亡若播種無望徵斂如舊則必愁怨遷徙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爲德音一發膏澤立應變災爲福

期在斯須户部所收掌錢非度支歲計本防緩急别用今此炎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實陛下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役禁錮當釋而未釋者逋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沉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有一於此則特降明命令有司條列三日内聞奏其當還當釋當免當伸者下詔之日所在即時施行臣愚以為如此而神不監歲不稔古未之有事雖不行物議嘉

之貞元末坐裴延齡李齊運等譏謗流貶者動十數年不量移故因旱歎孟容奏此以諷然終貞元世罕有遷移者孟容以諷諭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遷刑部侍郎尚書右丞四年拜京兆尹賜紫神策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剋日命還之日不及期當死自興元已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益縱橫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寃訴於上立

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為陛下彈抑豪强錢未盡輸昱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震改兵部侍郎俄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頗抑浮華選擇才藝出為河南尹亦有威名俄知吏部選事徵拜吏部侍郎會十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并傷議臣裴度時淮夷逆命凶威方熾王師問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繼上章疏請罷兵是時盜賊竊發人情甚

慼獨孟容詣中書雪涕而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姦臣
尚為寢謀今主上英明朝廷未有過失而狂賊敢爾無
狀寧謂國無人乎然轉禍為福此其時也莫若上聞起
裴中丞為相令主兵柄大索賊黨窮其姦源後數日度
果為相而下詔行誅時孟容議論人物有大臣風彩由
太常卿為尚書左丞奉詔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營諸
軍俄拜東都留守元和十三年四月卒年七十六贈太
子少保謚曰憲孟容方勁富有文學其折衷禮法考詳

訓典甚堅正論者稱焉而又好推轂樂善拔士士多歸之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曾祖紹宗右拾遺祖霈殿中侍御史父長卿右衛倉曹參軍以元膺贈秘書監元膺質度瓌偉有公侯之器建中初策賢良對問第授同州安邑尉同州刺史侯鐈聞其名辟為長春宫判官屬蒲賊侵軼鐈失所元膺遂潛跡不務進取貞元初論惟明節制渭北延在賓席自是名達於朝廷惟明卒王棲

曜代領其鎮德宗俾栖曜留署使職咨以軍政累轉殿
中侍御史徵入真拜本官轉侍御史丁繼母憂服闋除
右司員外郎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閲郡獄
囚因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
泣下元膺惻焉盡脱其械縱之與為期守吏曰賊不可
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
義相引而去元和初徵拜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
遷諫議大夫給事中規諫駁議大舉其職及鎮州王承

宗之叛憲宗將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且曰承璀雖貴寵然内臣也若爲帥總兵恐不爲諸將所伏指諭明切憲宗納之爲改使號然猶專戎柄無功而還出爲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辭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元膺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爲何如李藩裴垍賀曰陛下納諫超冠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不能廣求端士

又不能數進忠言孤負聖心合當罪戾請留元膺給事左右尋兼皇太子侍讀賜以金紫尋拜御史中丞未幾除鄂岳觀察使入為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與太府卿王遂迭相奏論孟陽除散騎常侍遂為鄧州刺史皆假以美詞元膺封還詔書請明示枉直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將順贓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元膺曰廉使奏刺史贓罪不覆檢即謫去縱堪之詞足信亦不可為天下法又封詔書請發御史按問

宰臣不能奪代權德輿為東都留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都畿防禦使舊例留守賜旗甲與方鎮同及元膺受任不賜朝論以淮西用兵特用元膺守洛不宜削其儀制以沮威望諫官論列援華汝壽三州例上曰此數處並宜不賜留守不賜旗甲自元膺始十年七月鄆州李師道留邸伏甲謀亂初師道於東都置邸院兵諜雜以往來吏不敢辨因吳元濟北犯郊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闕師道伏甲百餘於邸院將焚宮室而肆殺

掠巳烹牛饗衆明日將出㑹小將李再興告變元膺追兵伊闕圍之半月無敢進攻者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後進或有毀其墉而入者賊衆突出圍兵奔駭賊乃團結以其孥偕行出長夏門轉掠郊墅奪牛馬東濟伊水望山而去元膺誡境上兵重購以捕之數月有山棚鬻鹿於市賊遇山棚乃召集其黨引官兵圍於谷中盡獲之窮理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偉悍過人初執之使折其脛鎚之不折圓淨駡

曰脚猶不觧折乃稱健兒乎自置其足教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十人留守防禦将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受其職署而為之耳目自始謀及将敗無知者初師道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凡十餘處故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之以屬圓净以師道錢千萬僞理佛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人作亂及窮按之嘉珍門察皆稱害武元衡者元膺以聞送

之上都賞告變人楊進李再興錦綵三百匹宅一區授之郎將元膺因請募山河子弟以衛宮城從之盜發之日都城震恐留守兵寡弱不可倚而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氣意自若以故居人帖然數年改河中尹充河中節度等使時方鎮多事姑息元膺獨以堅正自處監軍使洎往来中貴無不敬憚入拜吏部侍郎因疾固讓改太子賔客元和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元膺學識深遠處事得體正色立朝有台輔之望初

遊京師時故相齊映謂人曰吾不及識妻郝殆斯人之類乎其業官行已始終無缺云

劉栖楚出於寒微為吏鎮州王承宗甚奇之後有薦於李逢吉自鄧掾擢為拾遺性果敢逢吉以為鷹犬之用欲中傷裴度及殺李紳敬宗即位畋遊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頟叩龍墀出血苦諫曰臣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已来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卧宫闈日晏方起西宫密邇未過山陵

鼓吹之聲日喧於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慮福祚之不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頭候詔旨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陳論搕頭見血上為之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中書侍郎牛僧孺復宣示而出敬宗為之動容無何遷起居郎至諫議俄又宣授刑部侍

郎丞郎宣授未之有也改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鉤距人多比之於西漢趙廣漢者後恃權寵常以詞氣凌宰相帝處厚遂出為桂州觀察使逾年卒於任時太和元年九月

張宿者布衣諸生也憲宗為廣陵王時因軍使張茂宗薦達出入邸第及上在東宮宿時入謁辯譎敢言洎監撫之際驟承顧擢授左拾遺以舊恩數召對禁中機事不容䀨郴州郴縣丞十餘年徵入歷贊善大夫左補闕

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惡之數於上前言其狡譎不可保信乃用為濠州刺史制下宿自理乞留乃追制上欲以為諫議大夫逢吉奏曰諫議職重當以能可否朝政者為之宿細人不足以汙賢者位陛下必須用宿請先去臣即可上不悅又逢吉與裴度是非不同上方委度討伐乃出逢吉為劍南東川節度乃用宿權知諫議大夫俄而內使宣授初宰相崔羣王涯奏曰諫議大夫前時亦有拔自山林起於卒伍者其例則少用皆有由

或道義彰明不求聞達或山林卓異出於羣萃以此選求是愜公議或事迹未著恩由一時雖有例超升即時議未允宿本非文辭入用望實稍輕驟加不次之榮謙恐以身為累臣等所以累有論諫依資且與郎中事冀適中非於此人情有厚薄請授職方郎中上命如初羣等乃請權知尋又宣授宿怨執政擯巳頗加讒毀依附皇甫鎛等傷害清正之士陰事中要以圖進取十三年正月充淄青宣慰使至東都暴病卒於是正人相賀詔

贈秘書監

熊望者登進士第粗有文詞而性憸險有口辯往往得遊公卿間率以大言詭意指抉時政既由此而得進士第務進不已而京兆尹劉栖楚以不次驟居清貫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塡委不息望出入栖楚之門為伺察機陰佐計畫人無知者昭愍嬉遊之隙學為歌詩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令採畀官才堪任學士者為之栖楚以望名薦送

事未行而昭愍崩文宗即位韋處厚輔政大去姦黨既逐栖楚又詔曰孔門髙懸百行由至順者其身必榮朝廷廣設衆官踐正途者其道必達前鄉貢進士熊望因縁薄伎偷冀褻幸營居中之密職擾惑朝經鼓倡下之囂聲因依邪隙及衆議波湧累月不寧司門驗繻累月至四考覆謬妄乃非坦途遽朕大啓康莊以端羣望俾示投荒之典用正向方之流可漳州司户

栢耆者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畧學縱横家流會王宗

宗以常山叛朝廷獻兵欲以恩澤撫之者於蔡州行營以畫干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授左拾遺既見承宗以大義陳説承宗泣下請質二男獻兩郡由是知名元和十年王承宗歸國移鎮滑州朝廷賜成德軍賞錢一百萬貫令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軍人賞錢未至浩浩然騰口穆宗詔耆往諭旨耆至令承宗集三軍宣導上旨衆心乃安轉兵部郎中太和初遷諫議大夫俄而李同捷叛兩河藩帥加兵滄德宿師於野連年同

捷窮蹙求降者既宣諭訖與節度使李祐謀者乃帥數百騎入滄州取同捷赴京滄德平諸將害者邀功爭上表論列文宗不獲已貶循州司户判官沈亞之貶虔州南康尉内官馬國亮又奏者於同捷處取婢九人再命長流愛州尋賜死

史臣曰人臣事君犯顔匡政不避死亡之誅議者以為徇名臣惡其訐也如許京兆之劾軍吏呂尚書之封詔書詞義可觀聳動人聽以為沽激傷善何多而栖楚張

宿之徒鷹犬下材為人鳴吠誠可醜也栢耆恃縱横之算欲俯拾卿相忘身蹈利旋踵而誅宜哉巢父使不辱命志在致君遭羅喪亂竟陷虎吻而殲戩諸子世載忠貞大中之後欝為昌族為善之利豈虚言哉

賛曰君子重義小人殉利巢殞者誅其道即異許吕封駮照耀黄扉死而可作吾誰與歸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五

穆寧子贊質員賞　崔邠弟鄯郾鄲

竇羣兄常牟弟庠鞏　李遜弟建

薛戎弟放

穆寧懷州河内人也父元休以文學著撰洪範外傳十

篇開元中獻之玄宗賜帛授偃師縣丞安陽令寧清慎剛正重交遊以氣節自任少以明經調授鹽山尉是時安禄山始叛偽署劉道玄為景城守寧唱義起兵斬道玄首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東光令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説誘寧立斬之郡懼賊怨深後大兵至奪寧兵及攝縣初寧佐採訪使巡按常過平原與太守顏真卿密揣禄山必叛至是真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禄山會間使持書遺真卿曰夫子為衞君

乎更無他詞真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北採訪支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惟爾所適茍不乏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佐公以定危難真卿深然之其後寧計或不行真卿廹慼棄郡夜渡河而南見肅宗於鳳翔帝問拒賊之狀真卿曰臣不用穆寧之言功業不成帝奇之發驛召寧將以右職待之會真卿以抗直失旨事遂止上元二年累官至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

副元帥李光弼以餉運不繼或惡寧者誣譖於光弼光弼揚言欲殺寧寧直抵徐州見光弼喻以大義不為撓折光弼深重之寧得行其職寶應初轉侍御史為河南轉運租庸鹽鐵等副使明年遷戸部員外郎無幾加兼御史中丞為河南江南轉運使廣德初加庫部郎中是時河運不通漕輓由漢沔自商山達京師選鎮夏口者詔以寧為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團練使及淮西鄂岳租庸鹽鐵沿江轉運使賜金紫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

暴不奉法設防戍以稅商賈又縱兵士剽劫行人殆絕

與寧夾淮為理憚寧威名寇盜輙止泗州別駕薛彥偉

坐事忤旨寧杖之致死寧坐貶虔州司馬重貶昭州平

集尉大歷四年起授監察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淄青

間一年改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

江西明年拜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理有善政居

無何官罷代寧者以天寶版籍校見戶誣以逋亡多坐

貶泉州司戶寧子賛守闕三年告寃詔遣御史按覆而

人戸增倍詔書名寧除右諭徳寧強毅不能事權貴執政者以為不附巳且憚其難制故處之散位寧黙黙不得志且曰時不我容我不時殉則非吾之進也在於退乎辭病居家請告幾十旬者數矣親友強之復一朝請上居奉天寧詣行在拜秘書少監興元初改右庶子徳宗還京師寧曰可以行吾志矣因移病罷歸東都貞元六年就拜秘書監致仕寧好學善教諸子家道以嚴稱事寡姊以悌聞通達體命未嘗服藥每誡諸子曰吾聞

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直道而已慎無為諂吾之志也
貞元十年十月卒時年七十九四子贊質員賞贊字相
明釋褐為濟源主簿時父寧為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
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參軍贊奔赴闕庭號泣
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
奉君之命楚劍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由是知
名累遷京兆兵曹參軍殿中侍御史轉侍御史分司東
都時陜州觀察使盧岳妾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財不及

訴於官贊鞫其事御史中丞盧佋佐之令深繩裴罪贊持平不許宰臣竇參與佋善參佋俱持權怒贊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贊獄侍御史杜倫希其意誣贊受裴之金鞭其使以成其獄甚急贊弟賞馳詣闕撾登聞鼓詔三司使覆理無驗出為郴州刺史參敗徵拜刑部郎中因次對德宗嘉其才擢為御史中丞時裴延齡判度支以姦巧承恩屬吏有贓犯贊鞫理承伏延齡請曲法出之贊三執不許以款狀聞延齡誣贊不平貶饒州別駕

丁母憂再轉虔常二州刺史憲宗即位拜宣州刺史御史中丞充宣歙觀察使所莅皆有政聲永貞元年十一月卒時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贊與弟質員賞以家行人材為搢紳所仰贊官達父母尚無恙家法清嚴贊兄弟奉指使笞責如童僕贊㝡孝謹質强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傳之自補闕至給事中時政得失未嘗不先論諫元和初掌賦使院多擅禁繫戶人而有笞掠至死者質乃論奏鹽鐵轉運司應決私鹽繫囚須

與州府長吏監決自是刑名畫一憲宗以王承宗叛用內官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質率同列伏閤論奏言自古無以中官為將帥者上雖改其名心頗不悦尋改質為太子左庶子五年坐與楊憑善出為開州刺史未幾卒員工文辭尚節義杜亞為東都留守辟為從事檢校員外郎早卒有文集十卷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

崔邠字處仁清河武城人祖結父倕官畢邠少舉進士
又登賢良方正科貞元中授渭南尉遷拾遺補闕常疏
論裴延齡為時所知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至中書舍
人凡七年又權知吏部選事明年為禮部侍郎轉吏部
侍郎賜以金紫邠溫裕沉密尤敦清儉上亦器重之裴
垍將引為相病難於承荅事竟寢兄弟同時奉朝請者
四人頗以孝敬怡睦聞後改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事
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於署觀者縱焉邠自私

第去帽親導母輦公卿逢者迎騎避之衢路以為榮居母憂歲餘卒元和十年三月也時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諡曰文簡弟鄯鄘鄲等六人子璀璜璀子彥融皆登進士第歷位臺閣鄯少有文學舉進士元和中歷監察御史太和元年十月自太子詹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鄯昆弟六人仕官皆至三品邠鄘鄲三人知貢舉掌銓衡冠族聞望為時名德鄯太和九年冬為左金吾大將軍無病暴亡不旬日有訓注之亂其亂始自金吾君子

乃知鄯之亡崔氏積善之徵也贈禮部尚書子瑄鄖字
廣略舉進士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三命升朝為
監察御史刑部員外郎姿質秀偉神情重雅人望而愛
之終不可捨不知者以為事高簡拘靜黙耳居內憂釋
服為吏部員外姦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未嘗留滯銓
叙之美為時所稱再遷左司郎中元和十三年鄭餘慶
為禮儀詳定使選時有禮學者共事以鄖為詳定判官
吏部郎中十五年遷諫議大夫穆宗即位荒於禽酒坐

朝常晚鄙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穆宗甚嘉之畋遊稍簡長慶中轉給事中昭愍即位選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奏曰陛下用臣為侍講半歳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愧厚恩帝曰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髙鉞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鄙退與同列髙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錦綵二百匹銀

器等其年轉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平心閲試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之代爲輔相名卿者十數人出爲陜州觀察使舊弊有上供不足奪吏俸以益之歲八十萬鄭以廉使常用之直代之居二年政績聞於朝遷鄂岳安黄等州觀察使又五年移浙西道都團練觀察使至用寛政安疲人及居鄂渚則峻法嚴刑未甞貰一死罪江湖之間萑蒲是叢因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朞月而盡獲羣盜凡三按廉車

率由清簡少事財用有餘人遂寧泰開成元年卒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謚曰德鄖與兄郇弟鄲等皆有令譽而鄖踈財恢廓昆仲所不及子瑶瓌瑾珮璆瑶太和三年登進士第出佐藩方入升朝列累至中書舍人大中六年知貢舉旋拜禮部侍郎出為浙西觀察使又遷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終於位瓌珮璆官至郎署給諫瑾大中十年登進士第累居使府歷尚書郎知制誥咸通十三年知貢舉選拔頗為得人尋拜禮部侍郎出為湖

南觀察使鄭登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三遷考功郎中
太和三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轉中書舍人六年罷學
士八年為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權知禮部貢拜兵部
侍郎本官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勤於政道每苦選曹訛
弊延英謂宰臣曰吏部殊不選才安得摭實無濫可釐
革否李石對曰令録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舊上曰循
舊如配官耳賢不肖安能甄别帝名三銓謂之曰卿等
比選令録如何注擬鄭對曰資叙相當問其為治之術

視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援對曰與
邊遠慢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邊民則疾苦可知也
凡朝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尋
拜吏部侍郎開成二年出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
歙觀察使四年入為太常卿七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尋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會昌初李德裕
用事與鄲弟兄素善鄲在相位累年歷方鎮太子師保
卒

竇羣字丹列扶風平陵人祖亶同昌郡司馬父叔向以工詩稱代宗朝官至左拾遺羣兄常牟弟鞏皆登進士第唯羣獨為處士隱居毗陵以節操聞及母卒齧一指置棺中因廬墓次終喪後學春秋於啖助之門人盧庇者著書三十四卷號史記名臣疏貞元中蘇州刺史韋夏卿以丘園茂異薦兼獻其書不報及夏卿入為吏部侍郎改京兆尹中謝日因對復薦羣徵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使秘書監張薦判官羣因入對奏曰陛下

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之復為侍御史王叔文之黨柳宗元劉禹錫皆慢羣羣不附之其黨議欲貶羣官韋執誼止之羣嘗謁王叔文叔文命徹榻而進羣揖之曰夫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如何羣曰去年李實伐恩恃貴傾動一時此時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已處實形勢又安得不慮路旁有公者乎叔文雖異其言竟不之用憲宗

即位轉膳部員外兼侍御史知雜出為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素聞其名既謁見羣危言激切頔甚悅奏留充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愛重之召入為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舉羣代已為中丞羣奏刑部郎中呂温羊士諤為御史吉甫以羊呂險躁持之數日不下羣等怒怨吉甫三年八月吉甫罷相出鎮淮南羣等欲因失恩傾之吉甫嘗召術士陳登宿于安邑里第翌日羣令吏

捕登考劾偽構吉甫陰事密以上聞帝召登面訊之立辯其偽憲宗怒將誅羣等吉甫救之出為湖南觀察使數日改黔州刺史黔州觀察使在黔中屬大水壞其城郭復築其城徵督谿洞諸蠻程作頗急於是辰錦生蠻乘險作亂羣討之不能定六年九月貶開州刺史在郡二年改容州刺史容管經畧觀察使九年詔還朝至衡州病卒時年五十羣性狠戾頗復恩讐臨事不顧生死是時徵入云欲大用人皆懼駭聞其卒方安二子謙餘

審餘兄常字中行大歷十四年登進士第居廣陵之柳楊結廬種樹不求茍進以講學著書為事凡二十年不出貞元十四年鎮州節度使王武俊聞其賢遣人致聘辟為掌書記不就其年杜佑鎮淮南奏授校書郎為節度參謀元和六年自湖南判官入為侍御史轉水部員外郎出為朗州刺史歷固陵潯陽臨川三郡守入為國子祭酒求致仕寶歷元年卒時年七十子弘餘會昌中為黄州刺史牟字貽周貞元二年登進士第試秘書省

校書郎東都留守巡官歴河陽昭義從事檢校水部郎中賜緋再為留守判官入為都官郎中出為澤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長慶二年卒時年七十四子周餘大中年秘書監牟弟庠字胄卿釋褐國子主簿吏部侍郎韓臯出鎮武昌辟為推官臯移鎮浙西奏庠為節度副使殿中侍御史遷澤州刺史又為宣歙副使除奉天令登州刺史東都留守判官歴信婺二州刺史卒年六十三子縣戴翬字友封元和二年登進士第袁滋鎮滑州辟

為從事滋改荆襄二鎮皆從之掌管記之任平盧薛平又辟為副使入朝拜侍御史歷司勲員外刑部郎中元稹觀察浙東奏為副使檢校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賜金紫稹移鎮武昌鞏又從之鞏能五言詩昆仲之間與牟詩俱為時所賞重性温雅多不能持論士友言議之際吻動而不發白居易等目為囁嚅翁終于鄂渚時年六十子六人景餘師裕最知名

李遜字友道後魏申公發之後於趙郡謂之申公房曽

祖進德太子中允祖珍王昌明令父震雅州別駕世寓於荆州之石首遜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復從事於湖南主其留務頗有聲績累拜池濠二州刺史先是濠州之都將楊騰削刻士卒州兵三千人謀殺騰騰覺之走揚州家屬皆死濠兵不自戢因行攘剽及遜至郡餘亂未殄徐驅其間為陳逆順利害之勢衆皆釋甲請罪因以寧息觀察使旨限外徵役皆不從入拜虞部郎中元和初出為衢州刺史以政績殊尤遷越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浙東都團練觀察使先是貞元初皇甫政鎮浙東嘗福建兵亂逐觀察使吳詵政以所鎮實壓閩境請權益兵三千俟賊平而罷賊平向三十年而所益兵仍舊遜視事數日舉奏停之遜爲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强爲已任故所至稱理九年入爲給事中遜以舊制隻日視事對羣臣遜奏論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令羣臣數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覩天顏獻可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奏對俄遷戶

部侍郎元和十年拜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襄陽前領八郡唐鄧隋在焉是時方討吳元濟朝議以唐蔡鄰接遂以鄧隷唐州三郡別為節制命高霞寓領之專侯攻討遂以五州賦餉之時遂代嚴綬鎮襄陽綬以八州兵討賊在唐州既而綬以無功罷兵柄命高霞寓代綬將兵於唐州其襄陽軍隷于霞寓軍士家口在襄州者遂厚撫之士卒多捨霞寓亡歸既而霞寓為賊所敗乃移過于遂言供饋不時霞寓本出禁軍内

官皆佐之既貶官中人皆言遜撓霞寓軍所以致敗上令中使至襄州聽察曲直奏言遜不直乃左授太子賓客分司又降為恩王傅十三年李師道効順命遜為左散騎常侍馳赴東平諭之師道得詔意動即請効順旋為其下所惑而止遜還未幾除京兆尹改國子祭酒十四年拜許州刺史充忠武節度陳許溵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是時新罹兵戰難遽完緝及遜至集大軍與之約束嚴具示賞罰必信歸令數百言士皆感悅長慶元

年幽鎮繼亂遜請身先討賊不許但命以兵一萬會于
行營遜奉詔即日發兵故先諸軍而至由是進位檢校
吏部尚書尋改鳳翔節度使行至京師以疾陳乞改刑
部尚書長慶三年正月卒年六十三廢朝一日贈右僕
射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苦易衣併食講
習不倦遜兄造知二弟賢日為營丐成其志業建先遜
一年卒兄弟同致休顯士君子多之謚曰恭肅造早卒
建字杓直家素清貧無舊業與兄造遜於荆南躬耕致

養嗜學力文舉進士選授秘書省校書郎德宗聞其名用為右拾遺翰林學士元和六年坐事罷職降詹事府司直高郢為御史大夫奏為殿中侍御史遷兵部郎中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司文翰改京兆尹與宰相韋貫之友善貫之罷相建亦出為澧州刺史徵拜太常少卿尋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建取捨非其人又惑於請託故其年選士不精坐罰俸料明年除禮部侍郎竟以人情不洽改為刑部建名位雖顯以廉儉自處家不理

垣屋士友推之長慶二年二月卒贈工部尚書三子訥
恪朴訥最知名官至華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
陵之陽羨山年餘四十不易其操江西觀察使李衡辟
為從事使者三返方應故相齊映代衡又留署職府罷
歸山福建觀察使柳冕表為從事累月轉殿中侍御史
會泉州闕刺史冕署戎權領州事是時姚南仲節制鄭
滑從事馬搃以其道直為監軍使誣奏貶泉州别駕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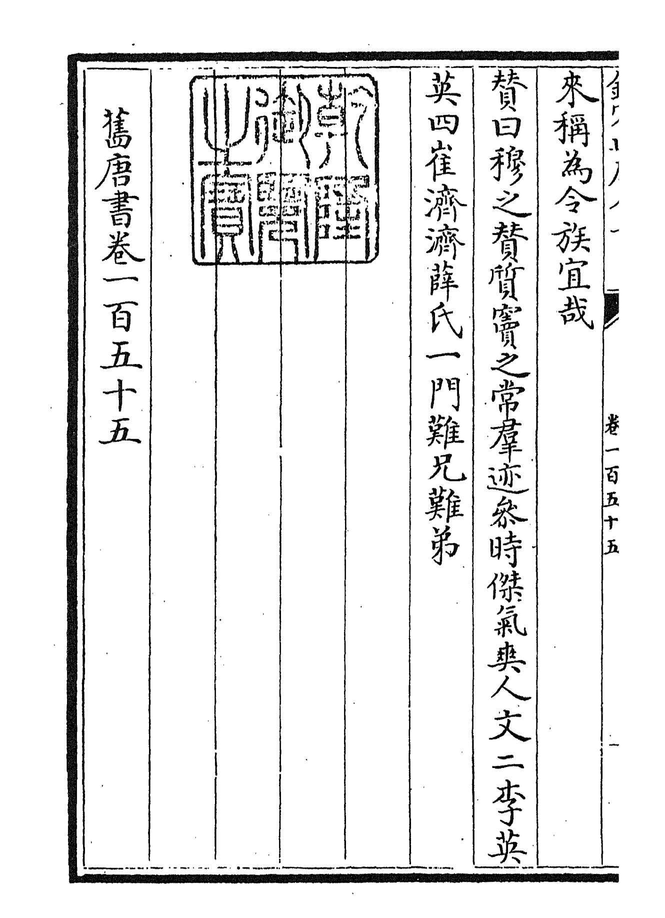
附會權勢欲構成揔罪使戎按問曲成之戎以揔無辜不從冕意別白其狀戎還自泉州冕盛氣據衙而見賓客戎遂歷東廂從容而入冕度勢未可屈徐起以見一揖而退又構其罪以狀聞置戎於佛寺環以武夫恣其侵辱如是累月誘令成揔之罪操心如一竟不動揺杜佑鎮淮南知戎之寃乃上其表發書諭冕戎難方解遂辭職寓居於江湖間後閻濟美為福建觀察使備聞其事奏充副使又隨濟美移鎮浙東改侍御史入拜刑部

員外郎出為河南令累改衢湖常三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所莅皆以政績聞居數歲以疾辭官長慶元年十月卒贈左散騎常侍戎檢身處約不務虛名俸入之餘散於宗族身殁之後人無譏焉兄弟五人季弟放最知名放登進士第性端厚寡言於是非不甚繫意累佐藩府莅事幹敏官至試大理評事擢拜右拾遺轉補闕歷水部兵部二員外遷兵部郎中遇憲宗以儲皇好書求端士輔導經義選充皇太子侍讀及穆宗嗣位未聽政

間放多在左右密參機命穆宗常謂放曰小子初承大寶懼不克荷先生宜為相以匡不逮放叩頭曰臣實庸淺獲侍冕旒固不足猥塵大位輔弼之任自有賢能其言無矯飾皆此類也穆宗深嘉其誠因召對思政殿賜以金紫之服轉工部侍郎集賢學士雖任非峻切而恩顧轉隆轉刑部侍郎職如故穆宗常謂侍臣曰朕欲習學經史何先放對曰經者先聖之至言仲尼之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史記前代成敗得

失之迹亦足鑒其興亡然得失相參是非無準的固不可為經典比也帝曰六經所尚不一志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本窮理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為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四海乂寧蓋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所致也上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其信然乎轉兵部侍郎禮部尚書判院事放閨門之内尤推孝睦孤孀

百口家貧每不給贍常若俸薄放因名對懇求外任其
時偶以節制無闕乃授以廉問及鎮江西惟用清潔為
理一方之人至今思之寶歷元年卒於江西觀察使廢
朝一日
史臣曰穆秘監之剛正不奪如寒松倚巖千丈勁節而
竇容州之敢決如鷙鳥逐雀英氣動人巖穴之流罕能
及此然矯激過當君子不為如塤如篪不通不介士行
之美崔氏諸子有焉建遜之貞方戎放之道義元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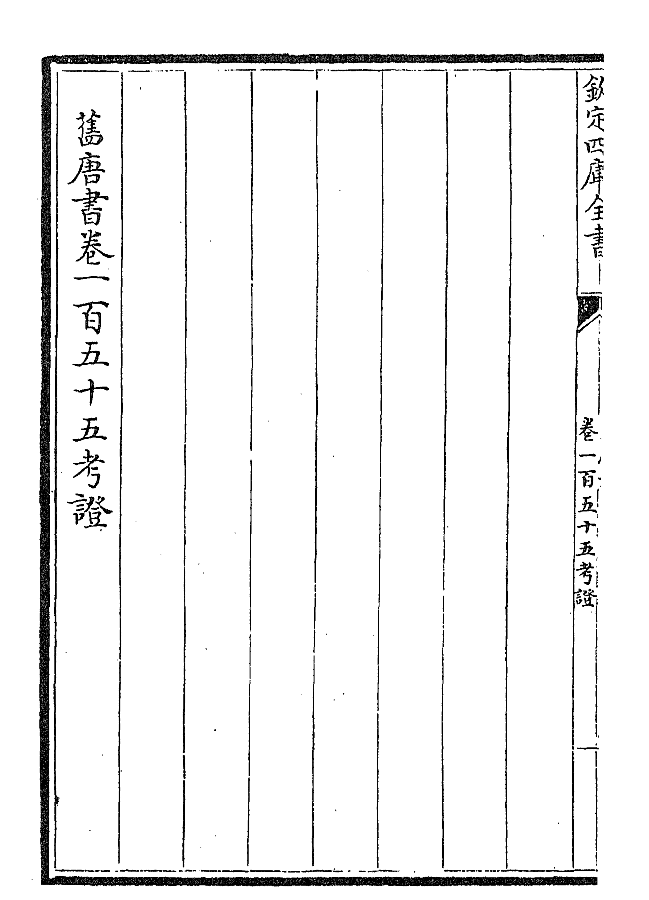
來稱為令族宜哉

贊曰穆之贊質賨之常羣迹參時傑氣與人文二李英英四崔濟濟薛氏一門難兄難弟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五考證

竇羣傳扶風平陵人○沈炳震曰新書京兆金城人案扶風無平陵金城本始平疑爲始平然不屬扶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五考證